生命是一場薛西佛斯式的挑戰?

陳德馨

在我出生之前，人類的世界便已經運轉數千年，當我死後，這個世界也將會繼續運轉下去，那麼這個世界上有我沒有我，又有什麼關係呢?我短暫的存在，又有什麼價值或意義呢?堅持理性的人，比較不容易接受宗教的解釋，他們是會去思考，就是我，這樣一個孤單的人，沒有上帝也不再輪迴，就獨立存活在有限的 60、70、80、90…年間，一個有明確開始與清楚結束的時間中，這樣的一個人，應該要有什麼價值與意義呢?「存在的意義」是上天註定的嗎?我出生於此，便只能循此而活嗎?我們能不能憑自己的力量去創造出意義呢?根據我們自己短暫的生命，去創造一種只屬於自己的意義呢?

2017 年 10 月 29 日下午，空大基隆中心學生黃智勇來到新竹中心進行一場演講。在此之前，他推著漸凍妻子徒步環島的故事，透過電影及新聞的傳銷，已廣為人知。但是當天新竹的聽眾，或許更想穿越影視的簾幕，直接看見到他的真正生命。

新竹中心考慮周詳，顧及黃智勇可能會推著輪椅進場，所以臨時放棄預定的禮堂，改用相對無障礙的授課教室以便他進出。不想這一改動，卻成了一場災難。因為黃智勇並沒有推輪椅進來，但卻帶有一張記錄光碟。接下來，我們發現準備的筆電沒有光碟機，匆忙換了另一台筆電後，卻發現該筆電沒有相容的放映軟體；待將光碟內容轉成數位影像後，卻發現沒有音源線，畫面成了一場無聲默劇。這樣的困擾與解決，前後耗時約半小時。雖然工作人員上下穿插，前後奔忙，但演講時間已屆，觀眾也已入座，黃智勇必須開始。黃智勇一張嘴，我們馬上知道這個錯誤帶給他多大的困擾，因為他的演講必須配合影像進行，在沒有影像幫忙下，他想講清楚甚至講得動人，都顯得非常困難。幾分鐘後，我們馬上便確認，他是一位生命實踐者，是一位靠行動來呈現自己故事的人，並不是那種上了講台張口便能說的地攤表演者，因此，聽眾立即在他斷斷續續不相連貫的聲音中，將注意力轉向布幕上的無聲畫面。但是當我們看著影像時，包括我在內，許多同學都開始疑惑，這麼做不是給自己及妻子帶來不便與困擾嗎?尤其是看見他們在風雨中蹣跚於山路上時，內心更有一股莫名的生氣，好好在家休息不好嗎?到公園曬曬太陽不好嗎?下雨天為什麼還要上山下海呢?為什麼要這麼痛苦呢?為什麼要活得如此艱辛呢?我們有許多疑問想弄清楚。在接下來的演講中，我們才知道小腦萎縮症重擊了他的家庭，除了已經過世的妻子，還有正在發病的女兒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在影片中所看見的辛苦，只是其中一部分，他正在為成年後發病的女兒繼續奮鬥。

黃智勇在演講過程中，一直面帶微笑，沒有抱怨，沒有情緒，沉穩而安靜。我們開始對這個人充滿好奇，為什麼他能帶著笑容面對如此艱困的人生?桌面上的資料，說明他來自苗栗山村，因為生長環境，喜歡徒步健行。數十年來，台灣的山區海濱，無論有路無路，都有他的腳蹤。結婚前他最大的壯舉，便是徒步環島一周，不想結婚育有兒女後，妻子卻罹患小腦萎縮症，病情逐年

加重，面對生活巨變，他只能選擇推著輪椅上的妻子，徒步環島旅行，無論颱風下雨，都勇敢前行。此舉雖然贏來新聞界的關注，但焦點卻在夫妻情深的部分，減弱了黃智勇異於常人的執拗。當聽講同學狐疑的問他，為什麼那麼喜歡徒步健行?他回答自己也鬧不清楚，但只要邁步前行，再大的煩憂都能煙消雲散。熟悉電影史的同學，很快便會聯想到湯姆漢克飾演的電影角色：阿甘，一名為了抒發內心難以名狀之痛，只能不停跑步的虛構人物。從美東跑到美西，再從美西跑回美東，沒有時間壓力，沒有真確目的地，只是跑步、跑步、跑步，跑步本身便是最主要的目的。我們在資料中，看見他的每次輪椅徒步旅行，都有路人伸出友善的手。這些感人的善意，有時是一個微笑、一袋麵包，或是一天住宿；施予的時間是一分鐘、一小時，或是幾個禮拜，他全不拒絕，樂於接受。但似乎也不受拘制，無論那些愛心是大是小，他都不願就此停留，堅持繼續前行。施善者面對的是固執的黃智勇，推著輪椅徒步前進是他的目的，路上遭逢的善意是多出來的花絮。他像是位創造施善機會的磁場，讓那些平日忙碌於生活，自滿於現狀的人，有機會給出他們自己的愛心。可惜的是，真實世界裡的台灣阿甘，卻沒有電影裡的美好結局，相反的，在妻子過世後，黃智勇必須面對女兒也發病的事實。雖然他告訴我們，他會推著女兒走遍全世界，但是我們多少也能感受這句豪語背後的壯烈。

黃智勇的故事，具有一種希臘神話的特質，什麼特質?就是具有一種備受上天考驗，卻又執拗努力的勇氣。在希臘神話故事中，有個令人感動的故事，一位遭受天神懲罰的巨靈薛西佛斯，天神要他每日將巨石推到山頂，但一旦推到山頂，巨石便會立即崩落，他得明天重頭再來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沒有止歇的時候。因為天神認為，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懲罰，便是一切努力都屬「徒勞無功」。我們稍微想一想，便可以感受到這項懲罰的殘酷。那麼在每次推動輪椅過程中，在妻子過世換成女兒患病時，黃智勇是否也曾經抱怨過上天的殘酷?我沒有問過他，所以不知道他的答案，但是我知道他以獨具的天賦與上天相抗衡，他選擇以不斷的徒步健行，對抗沒完沒了的考驗，並尋找出屬於自己生存的意義。他行走於山邊水涯，他行走於大街小巷，他沒有投降也沒有求饒，無論晴天日曬，還是颱風下雨，他堅毅的走著，勇氣張力十足。我相信沒有一位同學，願意遭逢黃智勇所遭逢的巨變，更不願意面對像他必須面對的試煉。因此，當我們在會場上看他帶著微笑，靜靜地敘述自己的故事時，那種希臘英雄般的特質，便油然而生。

2017 年 11 月 25 日報導，台北景文科大某學生，在學校頂樓以生魚片利刃割頸而亡，留下紙條：「人生無趣，這不是我的人生」。生活在民主社會，任何人都有選擇的自由，連決定自殺，我們都予以尊重，尤其在不知真相下，也不忍苛責。但是當我們將黃智勇的選擇，與這位自殺同學的選擇相對比時，便會迫使我們重新思索「生存的意義」，因為，如果我們以理性的角度思考生命，那麼每一孤獨的個人都像薛西佛斯，都必須面對眼前的巨石，然後獨自推上山峰，沒有相幫，也沒有替換，我們是表現得勇氣十足，還是懊喪得掀桌重來?這

還真是值得我們好好思索的一件大事哪。

107.1.7



圖，提香，薛西佛斯，1548，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